



工人文化宫的原址之上，
已建起新的综合楼



夜色下的伏波广场

地名记忆

涑口工人文化宫 这些年 那些事

谭国斌

对于老涑口人来说，涑口工人文化宫可谓是无人不晓，这里是株洲建县以来最大的一个会场，也是第一个最大的演出场所。它地处现在伏波广场的北边，坐北朝南，大门直对伏波广场，包括楼座一起可容纳1700余人。每年正月的县、乡、村三级干部大会都在这里召开，总结上年工作、表彰先进、安排部署新一年的各项工作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里是县电影公司放电影的一个场所，那会儿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，人们的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电影和各种演出，所以电影公司的业务很好。除工人文化宫外，涑口镇在湘江路许家塘还有一个电影院，两家跑片同时放映。好的影片，如《红高粱》《霍元甲》等场场爆满，整天从上午到晚上都接连放映，为满足观众的需求，有时凌晨过了还要加映。那时放一场电影，给工作人员三毛钱的补助，一天下来可获一块多钱的补助，电影公司的员工个个喜笑颜开。当时电影公司是吃香单位，那时一般工作人员月薪都只有三四十元钱，而他们职工放映补助一个月就有三十多元，所以不少人都想方设法调入电影公司。

谈到剧团演出，我记忆犹新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文化宫演出的剧团很多，株洲县花鼓剧团、醴陵花鼓剧团、湘潭花鼓剧团、省花鼓剧团、省湘剧团等等，几乎是一个接一个，很少歇场。看戏的人也很多，为了买到好的座位票，很早就有人排队。与剧场有熟人的会跟熟人打招呼“开后门”——留票。我记得省花鼓剧团来涑口演出《打铜锣》等剧目时，一演就是一个礼拜，场场爆满。即便是株洲县花鼓剧团演出，也很难买到好座位。因为株洲县花鼓剧团在文化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。《刘海砍樵》《补锅》《打铜锣》《韩湘子买药》《张先生讨学钱》《五女拜寿》等剧目的演出水平都不错，很受观众欢迎。株洲县花鼓剧团在益阳、长沙等地演出，也是一票难求。

受条件限制，当时工人文化宫场内设施其实很一般。坐的是铁架木板椅，夏季降温原因为有吊扇，后来想办法利用了防空洞的冷气，但因原人不多，场内温度依然不低，即使加用手摇扇，还是会流汗。为了享受文化生活，人们也不愿缺席。爆满的场子里，个个挺直了身板，前倾着头，聚精会神，目不转睛，巴望着看台上表演，生怕错过了精彩处。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被戏里的情节和情感演绎所抓取和吸引。

我记得，文化宫还发生过几件事。一次，株洲县花鼓剧团在登台时，突然从后台的右角边冒出一条盘口大的菜花蛇，吓得女同志惊叫不已。有的喊要拿东西

将它打死，有的说，不要打，它无毒，可以吃老鼠。最后，大家将蛇赶出演出场，将它放生了。

我记不清哪年了，在文化宫开大会，因天气炎热，电风扇都开了。突然，一台电风扇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，好在掉下的电风扇正落在场内的人行道中，未伤一个人。要是掉在座位上，后果真是难以想象。事后，领导立即叫人将场内所有的电风扇进行了更新，并采取了加固措施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文化宫屋面的瓦因日晒雨淋，有的已经断裂，特请了洲坪乡一个来姓砌匠来进行检修。那时既无安全网，又无安全带，朱师傅在检修时，一不小心，从20米来高的屋顶摔下来，头骨摔碎，惨不忍睹。当时，县文教局根据有关政策和其家庭情况，将其女照顾招收，安排在县五中工作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社会的发展变化，电视普及，手机功能齐全，人们看电影演出的热度逐渐降低。因此，文化宫的剧场也就慢慢冷清了，再无以前看电影和演出那种火爆的场面，大门紧闭的日子越来越多……

2018年，工人文化宫的墙体出现开裂并有移位现象，经有关部门鉴定为“危房”。政府研究决定将文化宫拆除，利用此地改建他用。

2021年，危房推倒重建，经过两年施工，在原址建起了四层高的综合楼。大楼仍是坐北朝南，大门正面是伏波广场，广场面貌焕然一新，大理石铺就了地面舞台，广场上整齐的银杏树上布满了彩灯，一到夜晚，五颜六色的彩灯让人陶醉。正面台阶的两边种上了迷人的花草，花坛们很有水平，设计了大方且精致的图案，真像一幅诱人的水彩画。左边挺拔的香樟树下，种上了娇嫩欲滴的月月红，还安装了一些健身器材，供人们锻炼身体。右边的南角位置新建了一个设施齐全，多功能的公共厕所，里面有休息室、小卖部等。北角新建了一个凉亭，为市民休息和玩扑克、下象棋……每到傍晚，广场上跳舞的唱歌的比比皆是，好不热闹，真是一个人们休闲的好场所。

大楼东边建有车库，后面有开阔的停车场，一共可停百来台小车。西边2至4楼为机关幼儿园，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在这里学习、生活，祖国的花朵在这里绽放，五颜六色，万紫千红。一楼有高标准演播厅，装修别致，设备齐全，是开会、演出、放电影的理想场所，还有几个可办书画展的展厅……比之此前拆除的工人文化宫，设置更新，功能更全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这里仍然是涑口最热闹的所在。

记事本

父亲的修补人生

李拴伍

“伍，把你爸那只老箱子打开，肯定有修架于车的零件。”前两天回家，母亲要种菜，需转移一些农家肥，可架子车轮胎没气了，经我检查是气门芯坏了，在母亲的提醒下，我打开了那只老旧的百宝箱，果然找到了气门芯。一只陈年老旧的木箱里，装着父亲曾经修补用的工具和零件，有的已锈迹斑斑，但每一个工具都曾浸润着父亲的汗渍，每一个零件都被父亲视为宝贝。

农家活很杂，得十八般农具都会用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在长期劳动中，父亲就琢磨修理，于是，便有了钳子、扳手、螺丝刀、锯、斧子、锤等，父亲常常是“捡到篮子都是菜”，别人丢弃的螺丝杆、螺帽、钉子、一段铁丝等都会被父亲珍而重之，百宝箱里的零件进进出出，一个个都被父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物尽其用。

父亲修补的东西多，耕地用的犁、耙，拉运的架子车、手推车，收割用的镰刀，晒场用的簸箕，裁剪用的剪刀等。小到理发推剪，大到门窗、桌椅、板凳等，好像没有不能难倒父亲的。那些看似无法再用的农具家具，经过父亲的修补又焕发了青春，贡献着力量。

父亲也曾多次遗憾地说：“就是没有学会木工和瓦工。”我取笑父亲：“你学会木工和瓦工，就成了技术员，全能人，地里就留不住你了。”父亲憨憨地笑了。

父亲爱护农具像爱护孩子们一样，农家人对农具讲究的是实用耐用。架子车是拉运将军，春夏秋冬四季的农活都要用，父亲就注重保养，不断修补轮胎、车厢，小补大用，一辆车在我家用了四十多年，现在还在用着；一把铁锹父亲用了二十多年仍然锋利可用。农具跟着父亲就像跟对了主人一样，我耳濡目染，各样农具也都使用得贼溜，那年，我去县城上学，学校组织

同学们铲除操场上的杂草，我使用铁锹的动作和技巧被校长一眼就看中而受到表扬，同学们争着看我怎么用，我不但用双手，重要的是充分利用了膝盖作为支点，发挥了各个肢体的配合作用，轻松使用，不会操作三两下就气喘吁吁，两手乏力。

父亲修补农具，先是端详，然后专注投入。农具是劳动的武器，父亲对每个农具部件都是知心知底，果断修理，该换就马上换，绝不等出了问题再修。用件的大小、插件的粗细、榫卯的松紧，手感的舒适度等都被他握得很有分寸，不让农具处在亚健康或危险使用中。父亲检修的架子车，曾载着一千多斤的麦草去市区纸厂卖，负重连续拉行200里，从没出过问题。

父亲虽然是个农民，但从不会浪费时间，有时间就帮助邻里修这修那，也慢慢地修补和密切着乡亲关系。父亲检修的架子车，曾载着一千多斤的麦草去市区纸厂卖，负重连续拉行200里，从没出过问题。

百宝箱里的物件，见证了父亲一生的劳动。父亲78岁那年还在劳动，夏收秋种没有停止过。那年，门前道路硬化，父亲给村书记说要拉水保养路，书记打趣地说：“老李，你儿子儿媳都挣钱了，你还缺那点儿钱。”父亲笑着说：“我不要钱，路在我家门前，离家近，我取水方便，养路的活完全可以。”养护完路，村书记给父亲200元，父亲没有接，说是算他多出点份子钱。

父亲的修补把艰难生活也打磨得有了情趣，这不仅是对自己的锻炼，也是对孩子们的教育感染。修补成了父亲的生活方式，也让节俭的意识早早地种在了孩子们的心中。

旧事

四月里来插田忙

刘正平

插田，也叫秧娘出嫁。在我们攸县，插田曾是一个重大的民俗节日。有句很流行的俗语：小孩盼过年，大人盼插田。

太穷了，常年不见荤腥，小孩们都盼望过大年。到了过大年，家家户户都要买一些鱼、肉等荤腥食材。物质贫乏，年味却是浓浓的。远亲近邻，都互相请吃年夜饭。备办的菜品，除腊月三十日过大年全家团聚吃一餐外，全留着请客。自己不吃，没事，但不能失了情分和脸面。

被人请吃，都能理解主人的苦衷，看着满满一大桌菜肴，馋得流口水，但也要假充斯文，只可伸出筷子尖儿夹一点点。主人特别善待小客人，深知只要把小孩伺候好了，父母会比吃了什么都高兴，尽挑着好吃的菜给小孩吃。孩提时代，我成天盼过大年。过罢大年三十，又盼有人请吃年夜饭，但娘怕我不懂礼数，赔笑大方，并不是每次都带上我。我便时刻侦察她的去向，屁颠屁颠地跟着她，紧盯不放。

而大人们只有在互相帮工插田时，才不用讲客套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远比过年实惠。故又有“大人盼插田”之说。

插田时节的主菜是米粉肉，猪肉切成约四指宽、五寸长、半寸厚的大块儿，蘸上糯米粉，放入大甑蒸熟后，大盘菜上，搁在餐桌中央，热腾腾、香喷喷的。几个月都没吃荤腥了，肚里慌得很，迫不及待地夹上一块，筷子颤悠悠的，大口一咬，齐整的肉块成了月牙状；咕咚一声吞下肚，酣畅淋漓。

晚餐酒足饭饱后，主人还送给每人送两块米粉肉带回家。每块肉的肥、瘦、轻、重，难免有差异。主人怕人怪罪，说些闲言碎语，使用棕叶串着，挂在大门的栅栏上，各人自取，好坏凭手气。

从前，早稻和晚稻套着栽插，叫间作。待早秧快孕穗时，在行距间栽下晚禾。收割早稻后，再培育久未见天日病恹恹晚禾，故栽插早稻的行距稀，约1尺2寸左右。选着身子插，跨开双腿，身子前倾，头几乎快贴着泥面。左手握着秧苗，边用拇指从中剥出三至四根，传递到右手拇指和食指指尖，瞄着前面插下的禾，一兜兜地插下秧苗，且插且退，遂成行。

每次插四兜禾的宽度，从田头插到尾，叫“二”禾。先由一位高手在田正中插一“二”禾，作示范，叫“签二”。虽然男女老少都能插田，但要在浩浩渺渺的水田间将这四行禾插得笔直、行距均匀，难度很大。乡间俗语：“四兜禾，两根线；学不会，教不变。”“两根线”，意指胡琴；“四兜禾”，即“签二”那四行禾。意思是说：这两件事，若没有很高的悟性，是怎么教也学不会的。

待“签二”的师傅插了丈许远，人们便纷纷伴其左右，一字儿排着，跟着插秧。波光粼粼的水田里很快就绿了一大片。

五代后梁时期僧契此的《插田诗》，将插田的情景描绘得很形象：手把青苗插福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静方为稻，进步原来是向前。

14岁那年，为了在生产队挣工分糊口，我半途辍学回家，正赶上春耕大忙。春光明媚，燕子在低空中穿飞。男女老幼你追我赶，扁担悠悠地往田里送土粪。几个老农舞着鞭子赶着牛犁田。田里溅起一串串水花。一群群大哥在掀翻的泥坯上跳来跳去觅食。待一垄垄绿油油的秧苗有五寸高，便开始扯秧。

扯秧是插田的第一道工序，人们一窝蜂地拥下秧田。水花四溅，一片哗哗的洗秧的声音。扯几把秧，品齐、洗净，扎成一束，为一支秧。有役役者即兴表演：扎好一支秧，高高地向上空一抛，即弯腰再扯。空中的秧苗还没落地，第二支秧已洗净扎好，又抛向空中……如此循环，这叫扯“枫树落叶”。看着眼花缭乱，连连惊叹叫绝。

乡间俗语：不会唱戏的担箱（挑唱戏的行头），不会插田的担秧。我乍学于农活，扯秧、插田都不会。牛二便吩咐我：“你去担秧吧。”担完了秧，叫我跟着牛崽、猫眼两个小调皮蛋去学插田。

耕作技术早已发生变更。废除间作，实行连作——割上早稻，将田重新垦翻、耙平，插上晚稻。水田里已用划行器划好了行，不用着“签二”了。改进着插，为向前插。身子向前躬着，眼睛瞅着辙印，将秧苗插在一个个“十”字上。水稻连作的行距很密，一般为方六寸，没有脚板长。怕踩坏了禾苗，边插秧，边小心翼翼地用稀泥巴里拔出腿往前移动。

我插不到十分钟，腰杆就像快断了一样痛，就要直起腰喘气。很快，他俩就插到我前头了。牛崽他们自小就在队里挣工分，练就了一身好功夫，猫下腰就不直起来，一口气插到田的尽头。我被他俩丢得越来越远。有人路过，他俩就拿我调侃：“喂，你见着黑狗（我的小名）哪里去了不？”

路人哪知他们讲鬼话，翻着白眼答道：“黑狗不就在你们后面嘛。”

他俩哈哈大笑：“哦，离那么远，咋能看得见他呢。”

我羞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真情

外婆的野菜包子

申彦哲

邻居从老家回来送我一包野菜。绿油油的叶子看了就让人心情舒畅，择去夹杂在叶片中的草梗，清洗过后放在筐里控水。想着如何烹饪那把野菜，思绪不禁被拉回到了记忆深处。

2000年，我中师毕业后去老家一所学校任教。父母都住在城里，我每两周休息一次，那时才能回家。有时候为了节省一点路费就不返家，而是借一辆车子去外婆家住一天。外婆一个人住，前面一户平时也见不到人，后面是一座破旧的房屋，院墙都倒了，屋子前长满了野草。

一天下午，我骑了七八里地的车到了外婆的村子，然后凭着早年的模糊印象左拐右拐找到了胡同，在一个低矮的门前停下来。

瘦小的外婆正坐在过道的小椅子上，手里捧着一个塑料水壶，见我来了，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起身相迎。我把车推到院子里，她蹒跚着步子从后面跟上来，凑到我跟前一边询问一边关切地瞅着我。

了解我的情况后，外婆拉着我的手说你以后不回城里就来这儿，忘了你小时候来光缠着外婆给你讲故事了？没有，哪能忘呢。那时候外婆每天拉着我去街里玩，见人就指着我说：不想娘，不想爹，光想着我们这儿的大当街。说起以前的事，祖孙俩都笑了。

那天外婆说蒸包子，她刚端出调好的菜馅，一股鲜香就把我吸引过去了。俯身一看，盆中翡翠般的绿菜叶配上星星点点的鸡蛋黄分外妖娆，我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先尝尝味道。真鲜啊！外婆看着我那馋嘴样，抿起嘴角笑了。

我认真地擀起面皮，外婆拿起一张放在手掌心，再舀上两勺馅儿放进去，只见她一只手托着包子皮，另一只手如芭蕾舞转般点捏着，三五下就从手心里变出了一个圆鼓鼓的花馒头。当每一张面皮都包住一撮鲜绿，那些包子就像盛满美酒的杯盏，只等最后一步来释放醉人的醇香。

出锅后，那些包子的圆肚已经胀大了一圈，看着胖乎乎的，屋子里瞬间荡满了诱人的香气。掰开一看，绿色的菜叶依旧鲜翠，咬上一口，春天特有的甘醇于唇齿间穿梭。我觉得那真是人间美味，竟然一口气吃下三个。外婆调侃道，一把野菜就把你吃成这样。

后来，我回到城里上班，去看外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直到若干年后，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留在我记忆中的碎片很多，然而，那一顿野菜包子的味道，却成了我味蕾中抹不去的眷恋。

每年春天，看到田地里生长着的野菜，就会想起给我包野菜包子的外婆，想起那飘满屋子的野菜香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在那一片绿意盎然里，有我的一缕思念。在春风拂面的时刻，我仿佛能听见外婆轻声细语的叮咛，在田野中回响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在那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里，都弥漫着我对外婆的思念，那是我心中永远的诗行，诉说着无尽的怀念与眷恋。



配图/左骏